

泉州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已与文化遗产区高度叠加、融合

进入7月，福建迎接世界遗产大会开幕的气氛已很热烈。憋了两年的翘望，开始在福州的街头巷尾展现、绽放。但在相邻两小时车程的闽南泉州，激情被暂时压抑下来，祈盼化作了刻意的安静。我们在大会会场进行新闻采访，也把精力放在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情节，只在私下里为中国的这一申遗项目默默做些准备。

消息是在25日傍晚传出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获得评审通过，如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还没有哪个申遗项目能得到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又引人向往。我在26日就到了泉州。那里依然热浪滚滚，但这丝毫没有阻住当地人和游客的激动与热情。大开元寺是被列入的22个遗产点之一，位于西街的大门上用了最大的横幅庆祝申遗成功。我去拜访时，又恰逢观音菩萨成道日，这在许多泉州人心头也是件大事。当地人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分享这种加倍的喜悦，在傍晚一边喝茶说史迹，一边让我品尝了用冰糖和糯米制作、重达48斤的“祈福米龟”。傍晚的泉州最是令人印象深刻，夕阳、高温将遍布古城的红砖建

筑色彩渲染得更为浓重。当地黏土富含三氧化二铁。唐宋开始以之烧制成砖，色彩贴合闽南人热情豁达、喜好吉庆、敢拼敢赢的秉性。如果说要选用一个颜色来代表这座汇聚了闽南文化的城市，那我首推红砖之色——只有去体验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区，领会了东海的蓝、唐宋延续下来的花岗岩建筑的淡灰或加上瓷器的岁月釉彩，此时才会觉得泉州还可有更广泛的选择。

这座城市在1982年被列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我每次去泉州，都以中山路为轴浸入城区深处。以前

只需记录名城变化；现在则须心中明白：名城核心区也几乎全部重叠成遗产区的一部分。我特意起个大早去看著名的“中菜市场”。申遗成功后，许多泉州旧时珍贵影像又在网络上开

下图：位于泉州鲤城区的“中菜市场”并未只留下“买”“卖”的功能，而是通过人们的交流，延续了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共同珍视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 本报记者 齐欣摄



图为泉州系列遗产点金交椅山窑址。

栗建安：宋元时期磁灶窑、德化窑达到生产高峰

根据考古发现，磁灶窑、德化窑在宋元时期达到其窑业生产高峰。通过学习先进工艺、仿烧南北名窑、创新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把握市场信息、定向海外需求，形成适应海洋贸易的生产机制。两处窑址均进行过考古发掘，已初步建立文物保护、展示体系。回顾泉州地区窑业史研究，从考古资料和世界遗产视野出发，重新认识泉州沿海地区与内陆山区窑业的不同工艺技术体系传承和各自产业发展历程，及其在窑业生产结构、产品消费市场方面形成的共存互补关系。二者共同烧造的大量不同档次的陶瓷器，部分满足了当地城镇市场需求，部分经泉州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海外，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栗建安：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考古、水下考古)

七月的泉州 (上)

——从历史文化名城到世界遗产城市

本报记者 齐欣

如果设立一条“泉州小道”遗产体验线路，那么“零公里”应该在哪儿？

深沪是个夏日安静的小镇。目光越过深沪湾，可以看到遗产点万寿塔矗立在直线距离11千米外的北方山巅。宋元时起直至近代，万寿塔、六胜塔一直都是海船抵达泉州港的航行地标。两座塔的形象也出现在古代沿海地图和航海图中。最珍贵的是，这些地标环境特征，至今仍清晰可辨。骄阳下海风拂动，总能给拥挤在渔港上的慕名眺望者带来丝丝惬意。但只有当年远航抵达的人看到这一切时，那才真的称得上是心情舒畅。

与遍布泉州城内外的诸多遗存一样，万寿塔也以花岗岩建造，是一座仿楼阁式空心石塔。塔自身有21米高，天气晴朗之时，远在25千米之外的航船都能看到它。深沪镇与石狮接壤，经济实力强劲，曾被授予“中国内衣名镇”。这里



2021年7月，泉州晋江深沪渔港内的船队在等待开渔季节的到来。泉州成功申遗，也为这里新增了文化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齐欣摄

历史上出海人多、华侨多，人才辈出。我到镇上的时候恰逢休渔期，也就没能见到热闹的码头鱼市。港内的渔船整齐排列，桅杆密集如同水上的森林。待到8月下旬休渔期结束，这个小镇才会苏醒过来。

也许很快，文化遗产资源会让这里变个样子……

从哪儿开始去理解作为世界遗产的泉州？与“红红火火”进名城的旅游打卡方法不同，“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描绘了

一个1000年前的人类生活空间，但是能“看”到那个泉州并非易事——既需要专业的引导，更需要个人“安安静静”地感悟。我像许多人一样，一直想象着能在烟雨中、甚至在波涛中进出深沪湾和泉州湾，尽可能地贴近公元10至14世纪的季风季节，像航海者那样手搭凉棚般地寻望万寿塔和六胜塔。海况允许的前提下，当年的商船一鼓作气北上，半天时间就能穿过大坠岛、小坠岛抵达太湖码头和江口码头。刺桐港和泉州为航海者展开怀抱，带来欣喜。

我觉得深沪镇能够轻松、真实地实现这愿望中的一切！离开渔港时，我已经开始在盘算这条理想中的遗产价值体验线路并将它称之为“泉州小道”。体验泉州的“零公里”，应该远远地从数十公里之外的深沪湾启航——毕竟，当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的国际专家前来评估时，也是从这里登船，眺望着那两座著名的航海地标，渐渐驶入了这个“海丝”时代的繁荣世界。

泉州系列遗产价值研究新进展

何振良：天后宫体现了闽南文化多元堆积层垒的特点

泉州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汇合地，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泉州天后宫具有鲜明的建筑特色和时代特征，其独特的景观特征与丰富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闽南文化的多元堆积层垒的特点，是我们祖先留存下来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点之一，泉州天后宫建筑格局和形制信息完备，遗产要素保存完整，是体现航海文化与海神信仰的重要物质遗存，具有突出普遍价值。

(何振良：福建省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所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陶瓷、妈祖文化和福建地方史)

黄明珍：开元寺是泉州港中外宗教文化和谐共存见证

开元寺为泉州佛教首寺，其宏大的规模、高规格的形成制、罕见的石塔杰作及融合了佛教、古印度教等特征的建筑构件、装饰，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港中外宗教文化和谐共存、建筑与艺术相互交融的重要实物见证。

如今，文物、民宗、消防、公安、宗教团体、信众、社区居民、志愿者等部门和社会人士组成多方面的专业团队，一起构建了开元寺遗产保护管理的完整体系，使得这座“佛国名传久，柔蓬独擅声”的千年古寺得以保存和传承下去。

(黄明珍：福建省泉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泉州传统建筑、民间信仰)



图为泉州系列遗产安溪下草埔冶铁遗址。

沈睿文、易曙峰：宋元时期安溪地区的铁制品在泉州加入了海上航道

下草埔遗址体现了宋元时期安溪地区冶铁的地方特点。该冶铁遗址以块炼铁冶炼为主，集生铁和块炼铁生产技术为一处。同时，遗址存在高碳积铁，可能产自块炼法冶炼。这表明该冶场拥有比较完整的冶铁技术体系。这一发现是对边地冶铁技术的全新认识。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块炼铁冶炼炉结构完整、炉型多样、保存状况较好，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此外，该遗址采用板结层的方式就地处理掩埋冶炼垃圾也是国内外首次发现。经调查发现，该方式普遍见于安溪地区宋元时期的冶铁遗址，为典型的地域性特点。

通过固定不变的路线、内河航运的便捷运输系统，宋元时期安溪地区包括下草埔遗址在内的铁制品，在泉州随同泉州的铁制品加入了海上航道。

(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易曙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泉州前后历经300余年的“造桥运动”，需要大规模使用花岗岩建材，也需要先进、高效的生产工具。铁制品既是宋元海洋贸易重要出口产品，也会对当时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寻找冶铁遗址的过程颇费周折。考察队先后8次前往安溪地区。在2019年最终发现冶炼铁渣时，队员林翰兴奋不已。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智、慷慨与节俭。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每当谈及自己的维修思路，则总与宋时《营造法式》相比对，强调有法可循。

从1981年开始，文物部门对多年失修的万寿塔进行抢救性维修。塔上的拱石、檐石都是各层的出檐石，损坏最多、最严重又被叠压在塔身石之中。维修工程就是要抽插更换那些断裂破损的石料，又必须计算精密，不能失去任何承重平衡。这个工作如同当代和古代的工匠一直在玩“抽积木”冒险游戏。

蒋钦全生于惠安崇武的石雕世家。祖父蒋梅水与叔公一代在台湾和东南亚等地留下诸多设计、雕琢的大作。“那些万寿塔断石的残部，只能用钢钎慢慢从塔身上破碎取出；然后测量尺寸与入石深度，按原样材料进行加工、做旧、校正定位。由于吊装复位难度较大，采用了自制吊装机械。”他总是很清晰、很亲切地描述那段过程，仿佛是在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

维修团队用了两年时间，把万寿塔990余块构件修复复原完毕。我实地去看了2017年新维修的六胜塔。塔身已经恢复了当年的雄伟，新旧石料搭配得当，浑然一体，显示

了可以信赖的闽南石工传承水准。六胜塔的维修技艺更为细腻，使用了特有的糖水灰浆勾缝工序，工匠们将蚝壳灰、淡水河沙、糯米浆和红糖水各自预先加工再混合，灌入到石缝中，以此确保持久的稳定。

以十二世纪初的南宋绍兴年间为代表，泉州经历了前后300余年的“造桥运动”。现存建造朝代明确的桥梁有318座，其中创建于宋元时期的有175座。泉州“申遗”时，就将其中3座著名的石桥列入了系列遗产范围。

2006年和2007年，在经历了台风“桑美”“圣帕”侵袭后，遗产点安平桥部分桥板倾斜、断裂和缺失，部分栏杆松动、断裂和缺失。2007年蒋钦全团队负责安平桥进行了抢险加固；在2013年、2015年再次进行局部保护修缮。

在采访时，蒋钦全有一个细节给

我印象很深：他用极短的时间，就在现场描画出了安平桥的正剖面和俯视图，一目了然地演示了古人的造桥智慧。“我觉得申遗以后，泉州对古建筑的保护水平应该会更科学化，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也会坚持下来。”他从自己的视角，诠释了自已热爱的这座城市的未来。

…… 无论你到过多少次泉州，甚至你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2021年的7月，都难以立刻而恰当地描述这个新晋的文化遗产之城。

即使一座城市拥有足够多的遗产数量，也并不天然地就能成为世界遗产城市。真正的世界遗产城市，应该具有相互关联、可阐释的遗产地空间和可见、可感知的遗产地精神。“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也因此提供了一次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未完待续)

安平桥是怎么修的？

安平桥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进行抢救性维修时，拆除断裂桥板是非常谨慎的系统工程。每块桥板长约

5-11米，桥面不能使用运输车辆。所以在每一座桥墩上沿途垫上枕木，上铺四条槽钢，槽钢上铺上滚动轴来运输材料。

链接



泉州系列遗产，多涉及石建筑、石材料和石工艺，后期保护需要极高专业经验。

我在泉州的采访，主要放在了两个方面：辨识这一系列遗产的空间范围、体会遗产价值的真实可信。这些遗产为何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感？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石匠都“帮了大忙”。遗产中的石质内容容易存有更多的历史信息。22个遗产点中，有17个涉及石建筑、石材料和石工艺。九日山祈风石刻、老君岩造像、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佛造像以及体现运输网络的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江口码头、石湖码头、万寿塔和六胜塔，更可直接看作闽南石匠的杰作。

蒋钦全就是一名这样的石匠，早就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他的古建筑维修团队曾参与修缮了泉州的多个遗产点。此次，我想通过他来看看泉州保护文化遗产的维护水平。

我只问了两个小问题：怎么选料？怎么修的？

“几乎都要使用先人传统的建造方法来维修保护。”蒋钦全非常儒雅，保持了闽南老一代生意人的醇厚与睿